

鸽子飞过天空

温亚军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T i a n

K o n g

鸽子飞过天空

温亚军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鸽子飞过天空/温亚军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80623-626-0

I. 鸽… II. 温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8155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640 毫米×960 毫米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626-0/I·444

开本 16
印张 24.75
字数 296000
印数 1—10000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 25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内容提要

陈家明费尽周折终于当上了兵,他像许多农村入伍的士兵一样,想在当兵期间解决婚姻问题,他探亲时追求村支书的女儿姜丽萍。姜丽萍态度不明朗,又遭到她家人的拒绝。陈家明非常痛心,又面临复员回农村。正当他深感茫然时,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,他不但提了干,还与师政治部副主任的女儿梁莎莎产生了感情。这时,姜丽萍却以未婚妻的身份来到部队,迫于各种压力,陈家明最终不得不放弃与梁莎莎的爱情,和姜丽萍结婚。

姜丽萍如愿成为军官的妻子,却得不到陈家明的爱,有名无实的婚姻让她充满了痛苦与哀怨,面对别人的目光,要强的她只能强颜欢笑。

不甘命运安排的陈家明无视妻子的存在,更不理睬妻子的痛苦,他偶遇了一场新的浪漫爱情,却发现那爱情并不属于他。他深感失落。

姜丽萍随军进城,虽然陈家明不怎么理会她,但她却对自己的婚姻顽强地坚守着。一个偶然的机,陈家明亲眼目睹了姜丽萍为了生存的艰难困境,对妻子冷漠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,他幡然悔悟。心生愧疚的陈家明一心想要善待妻子时,大裁军开始了。陈家明转业回到家乡,在岳父的策划下,一步步踏上了乡级政权的最高点。

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姜丽萍不愿随陈家明返回农村,独自一人无依无靠的都市里开了个诊所,就在诊所生意日渐红

火时,却遭到同行的陷害,卷进了一场官司之中;与此同时,踌躇满志的陈家明在乡里经历着官场上的明争暗斗,几乎身陷囹圄……

陈家明像只鸽子似的,又飞回妻子身边,而此时的姜丽萍再也不是以前的姜丽萍,她的变化让陈家明备感困惑。这时,他终于发现妻子背后的秘密,准备大动干戈时,姜丽萍提出了离婚……

小说真实感人,人物命运跌宕起伏,语言叙述张弛有序,是作者近年来的突破之作。

1

一到秋天,陈家明的心里又翻腾开了。秋天是每年一度征兵的季节,对陈家明来说,当兵可以改变他的命运,也是他唯一的出路。可一想起去年报名当兵的情景,陈家明的心里就不是个滋味。去年,他报名参加了体检,身体条件都合格,可到了定兵的时候,却叫别人给挤掉了,等他知道事情真相时,别人都收到入伍通知书了。这个打击对陈家明太大了,使他在后来的日子里,心里一直很灰暗。

今年,陈家明说什么也得走,他的年龄已经到了当兵的最后底线,错过了这次,他就再没有机会了。

征兵工作的标语刚打出来,陈家明就走进了大队部去报名了。

大队部里静悄悄的,只有会计一个人坐在桌子前,翻着一沓

纸,右手在算盘上劈里啪啦地拨着,正在算账。

陈家明走上前去,期期艾艾地问道:“会计叔,我想报个名,参军。”

“姜支书去检查秋收工作了。”

陈家明讨好地说:“我知道姜支书不在,我先来你这儿报个名。”

会计这才停了手,抬头很认真地看了陈家明一眼:“是家明呀,去年你不是报名了吗。”

“去年不是没去成吗,这不,今年又来了,为保卫祖国嘛。会计叔,我想问一下,今年报名的人多吗?”

会计拉长了声调说:“嗯,已经有五六个人了,想当兵的人多呀。”

“会计叔,今年还这么多呀?”

会计瞪了陈家明一眼:“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想出息呀?说保卫祖国不假,可那是官话,说白了,谁不拿当兵做走出农村的跳板?”

“那……会计叔,你看我今年有希望吗?”

“我一个会计哪知道呀?具体的事,你去问姜支书吧。”

会计不再搭理陈家明,又开始埋头算账了。

陈家明愣愣地站了一阵子,屋里寂静得都听到彼此的气息声了。陈家明觉得无趣,自知呆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,只好满心惆怅地走出了大队部。

太阳这时已变得毫无热度了,只是象征性地挂在天际,像一个硕大的蛋黄,美丽而诱人。陈家明站在秋阳里,似迷路的孩子,四顾茫然。秋风也极尽温柔,悄没声息地抚摸着陈家明的脸庞,有点冷,还有点硬。

天快黑的时候,陈家明回到了家里。

陈家明的父亲陈德根靠在炕上的被垛上，嘴里不知哼哼什么，摇头晃脑的，偶尔睁开眼睛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，然后又抚着肚子嘟囔着：“怎么饭还没好？”

看到陈家明走了进来，陈德根也不说什么，只是把身子往炕里挪了挪，示意陈家明也坐到炕上来。

陈家明上到炕上，沉默了半晌，才说道：“爹，今年征兵工作又开始了。我后晌到大队去报名了。”

陈德根一下子坐正了身子：“咋样？今年报名的人多吗？”

“和去年差不多，有五六个呢，我……”

陈德根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下来，他看了看无精打采的儿子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些啥，却没有说，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这时，家明妈端着饭进来，见炕上的父子俩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就说：“瞧你们爷俩这样子，焉不拉唧的，怎么了，有啥想不开的事？”

陈家明瞅了瞅桌上的饭，又瞧了瞧自己的父母，没有吭气。

家明妈诧异地问道：“家明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一进门就苦着脸。有啥事你说呀。”

陈德根白了老婆一眼：“你瞎嚷嚷个啥呀，没瞧见他心里不高兴呀？你说怎么了？这外面满世界的标语，你就瞧不见？”

家明妈被抢白了一顿，还是没有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她讷讷地说：“我咋知道这大红标语跟咱家有啥关系呢。”

“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今年征兵工作又开始了，家明后晌到大队报上名了。”

家明妈一下子眉开眼笑：“这是好事啊，你们爷俩还苦着脸做啥呀，今年报名的人多吗？”

陈德根没好气地说：“和去年差不多，有五六个呢，你说人多不多？”

家明妈的一张笑脸立马和陈德根一样晴转多云，她不再说

话，挨着炕沿坐下来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陈德根撩起眼皮瞅了家明妈一眼：“你叹啥气呢，叹气就能叫家明当上兵啊？”

家明妈瞪了陈德根一眼：“我叹气怎么了？你不叹气，光会吊个驴脸，有本事，你去找姜支书去说说，叫咱家明当上兵呀。”

“你……”陈德根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陈家明看着自己的父母，烦躁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就别吵了，吵有啥用？我都快急死了。”

家明妈小心翼翼地地说：“要不，你们爷俩去找找姜支书，今年他不会再有侄子要当兵了吧？去年把家明顶了，兴许这次他心虚，让咱家明去呢。”

陈德根瞪了老婆一眼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呀，是姜支书他姨呀，人家顶掉你了又怎样？他还能觉着欠你人情？别做梦了你，姜支书要能理那茬儿他就不是姜支书了。”

“那……要不，咱们赶紧给人家姜支书送点礼吧，到时也好说话。”

陈德根沉思了一下：“这也是个法子。我琢磨着，咱是得送点东西过去，凭我这张老脸，姜支书说不定还……”

陈家明却挥手打断了他父亲的话：“好了好了，爹、妈，你们先别急着给姜支书送礼，我这里还有一个法子呢。”

陈家明说的这个办法也是他情急之中想出来的。

姜支书有个女儿叫姜丽萍，和陈家明是同学，只是姜丽萍长得漂亮，自己的爹又是村里的支书，平时傲气十足，对陈家明压根儿就不理不睬。但陈家明知道，姜丽萍只是傲，心地却不坏，更没有她爹那样的霸道和蛮横，是个很通情达理的姑娘。

陈家明也不知道自己找姜丽萍能有几分把握，可是不找，那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？他陈家明也不比别人差，为什么就不

能有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？姜丽萍是姜支书的宝贝女儿，很多事她爹都是依着她的。只要姜丽萍能看在同学一场的分上，给她爹说句话，陈家明至少也有一线希望的吧？

陈家明决定不放弃这最后的一线希望。第二天临近黄昏的时候，在地里劳动的村民收了工都往家里走着。陈家明的眼睛到处梭巡着，他在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他知道，姜丽萍会在这群人之中。

果然，他发现那个婀娜的身影，在人群的边缘慢慢地行走着，并不追随着人群。姜丽萍尽管穿着并不耐看的衣服，但陈家明还是觉着那苗条的身材，在夕阳之中，有一种恬淡宁静的美丽。陈家明的目光一直跟随着那身影，他不愿在众人面前喊住姜丽萍，那样的话，会叫人一眼就看清他的目的。他等大伙走到了村街口，村民们都各自往自家方向走时，才小跑了几下，追上了前面的姜丽萍。

“丽萍，丽萍，你等等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姜丽萍听到喊声，扭过头来，见是平时并不怎么说话的陈家明，也不显出惊讶，只是很平静地看着他。

“陈家明，你有事吗？”

陈家明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：“你走得真快。”

姜丽萍笑笑，她知道这是陈家明的借口，自己的速度并不快。但她并不说什么，依旧望着陈家明。

尽管陈家明已经在心里打好了底稿，可是面对姜丽萍的恬淡，他一时却不知怎么开口，他用目光打量了一下姜丽萍，很由衷地赞叹了一句：“丽萍，你比在学校时要漂亮多了。”

姜丽萍却并不因为这句话而喜形于色，她淡淡地说：“你喊住我，不会就为了要对我说这句话吧？我没闲心听你说这些废话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陈家明急了，冲到姜丽萍的前面：“丽萍，你先别走，我有正

经事跟你说呢。”

姜丽萍停住了，却没有问他是什么事。

“你知道的，今年的征兵工作又开始了，我昨天去报上名了。”

姜丽萍的嘴角微微翘起：“报了就报了呗，那是你的事情。”

“可今年想当兵的人还是那么多，有五六个呢。我怕我像去年一样没希望啊。所以，我想……”

“当兵的人多关我啥事呀？”

陈家明被姜丽萍的这句话呛住了，他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，心想我要不说出来，希望就是零！去年错过了，今年再错过，也许这一生就再没机会了。他鼓足勇气结结巴巴地把话吐了出来：“我想……请你……帮个忙。你爹是大队支书，你能不能……帮我给……你爹说说……”

姜丽萍把头一扭：“我爹是支书，我又不是支书，你找我有什么用。”

陈家明的心像坠了铅块似的直往下沉，他不甘心，鼓起勇气说：“我们同学一场，你就给你爹说说，看……”

“我爹咋会听我的？要找你去找我爹吧。公家的事，我是从来不掺和的。对不起！”说完，她绕开陈家明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“哎……丽萍……”

姜丽萍却再没停下，她的脚步匆匆忙忙的，与刚收工时的那份从容截然不同，就好像陈家明一直跟在她后面追着她，她要尽快躲开他似的。看着姜丽萍疾速远离的背影，陈家明愣了好长时间，连这个他抱以最大希望的希望就这样还没升起来就破灭了，而且破灭得连碎片都没有。唉，原本就是连希望的影子都没有的，他却偏要以为是希望。现在，他只是真实地看到了那份虚空，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希望的碎片了。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许

久，他的意识才恢复过来，夜幕已经降临了。

到底是秋天的夜晚了，有了凉意。衣着单薄的陈德根和陈家明从家里出来时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夜空很亮，几颗清冷的星星寂寞地闪烁着。陈德根和陈家明手里提着两只鸡和两瓶酒，向支书家走去。

到了支书家门口，陈家明就觉得脚下铅重一般，突然停下不走了。

陈德根推了儿子一把：“别愣着，进去呀。”

陈家明有些气短地说：“爹……我……”

陈德根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想见到姜支书家的……丽萍。”

陈德根想到儿子遭到姜丽萍拒绝的事，知道儿子是抹不开这个脸了，压低了嗓门说：“你怕啥呀，这就是求人的事。丽萍她拒绝了你，咱这次来求她爹的，她还能把你吃了？”

陈家明把手里的东西往父亲手里塞，人却直往后缩：“爹，她是吃不了我，可我……不想再见到她，我不想让她再看我的笑话。爹，你还是一个人进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陈德根向四周看了看，黝黑的四周没有一个人，他抖抖身子，把一身的寒气抖落在地上，顿了顿才说：“没出息的货，好，你就在这里等着爹好了。”

陈德根把装酒的网兜接过来，跨进了姜支书家的屋子。

一进门，姜支书正斜靠在炕上闭目养神，听到陈德根进来，姜支书抬了抬眼皮，没理会陈德根。

姜支书老婆赶紧过来接过陈德根手里的鸡，一边往屋子里让，一边说：“乡里乡亲的，来就来了，你看你还带这玩意儿干啥呀？”

陈德根弯着腰：“也没啥好东西，家里养的几只老母鸡，杀

了给支书补补身子，支书为大家操心，费身子呢。”看支书老婆出去了，他才转过来身子，讨好地说：“姜支书，你忙着哪？”

他说时把手里的两瓶子酒重重地放在姜支书面前的炕桌上。姜支书这才转过脸来，很认真地看了看桌子上的两瓶酒，又瞟了陈德根一眼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啥事呀？”

陈德根紧张起来，脸上的笑就十分不自然起来，肌肉抖得跟风吹的树叶一样摇晃着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支……书，今年征兵工作又……开始了……支书，今年我家家明又报名了。”

姜支书用不屑的目光看着陈德根。

陈德根不接姜支书的眼神，他知道自己只要一看姜支书的眼睛，肯定又不能流利地说话了，他垂下头紧抿着的厚厚的嘴唇迅速地说：“家明只有今年最后一次机会了，过了今年，他的年龄就过了。我是想求你……”

姜支书还没听完陈德根的话，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：“这事我知道了，今年报名的也不少，你叫你家家明一起去公社体检，到时再说吧。”

陈德根一听这话，心里的慌乱一下子消失了，脸上绽开了笑容，他也顾不得胆怯，欣喜地去看姜支书，但这时姜支书的目光已经从他脸上挪移开了。

陈德根脸上的冷汗“刷”地一下就下来了，他抬手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，往前走了一步，也许是心急的缘故，他的脚步重得他自己都感觉不到，但姜支书却感觉到了，陈德根的脸就十分近地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往炕里挪了一下。

陈德根也被姜支书吓了一跳，他把头向后一仰，愣了一下，才颤声地说：“支书，你就帮帮俺们家吧，家明这孩子和你家丽萍一起上过高中，有文化，他想到外面去闯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谁不想当兵去出息呀。大家都来求情，你说我帮谁？乡里乡亲的，不帮谁也说不过去呀。”

陈德根哀求道：“支书，求求你帮帮我这个儿子吧，这孩子心气儿高，好歹也上过高中，让他窝在农村屈得慌，不管怎么说，让他出去见识见识……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一家人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我这里先谢你了……”

陈德根说着说着眼泪就出来了，他抹了一把泪，见支书还是一脸的无动于衷，就狠了狠心，扶着炕沿就要往地上跪。

姜支书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陈德根的胳膊：“你这是干啥，要折我的寿呀。”

陈德根偷眼看姜支书：“支书，家明的事……”

姜支书皱了皱眉：“行了，只要他体检没问题，人家部队要他，今年让他去就是了。”

陈德根抹着眼泪说：“支书果真是好人啊，有支书这句话，我这心里就有底了。支书，你可是我们李家的恩人啊。”

姜支书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：“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，我该睡觉了。”

2

公社医院难得这么热闹，从各个大队来体检的小伙子个个脸上都挂着微笑，好像只要来参加体检，就是一桩喜事，至于能不能当上兵，倒在其次了。在一个贴有“体检登记处”的门前，体检的青年，从屋内排到了走廊上，队列像一条弯曲爬行的蛇一般。陈家明站在队列里，他没有像别人那样脸上露着笑，他的脸是严肃的，他的内心相当紧张，盯着那扇不停进出人的门，焦急地等待着。有人从屋子里面走出来时，排在外面的人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都会扯住他，急急地问一些话，出来的人很神秘的样子，摇着头，摆着手，昂首挺胸地走了。外面的人就耐不住了，

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地收起了脸上的笑容，挂了一脸的急躁，伸长脖子往里面看。里面当然是什么也看不到的，于是失望地和旁人嘀咕着什么，然后再瞪大了眼睛往里张望着。

蛇形的队伍在缩短，体检室的门吞吞吐吐的人却不见少。终于，轮到陈家明了，他用手按了按胸口，吸了口气，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，让自己装得很轻松的样子，走了进去。

白衣白帽的医生坐在桌子前，面无表情，对进来的人眼皮都不撩一下。

陈家明进来的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白衣白帽的医生，而是坐在医生旁边的一个军人，这个人三十岁出头，穿着军装，一脸的和蔼，让他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了一种亲近。见陈家明的目光停留在他的帽徽和红领章上，穿军装的人不禁笑了起来。

这个人就是方指导员，后来在陈家明的人生道路中，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物。

陈家明坐到医生面前，方指导员坐在一边，打量着陈家明。

医生问陈家明：“姓名？”

“陈家明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陈家明略微迟疑了一下：“十……九岁了。”

“哪个大队的？”

“始原。”

“文化程度？”

“高中……没有毕业。”

医生把头抬了起来，笑了：“高中没有毕业，就只能算初中文化程度了，这孩子挺老实的，你说高中毕业不就成了？又不会去查。”

这时，方指导员脸上的神色动了一下。他问陈家明：“你上到高几了？”

“高二才上了一学期。”

“你咋不把高中读完呢？说不定会考上大学呢。”

“我偏科，文科还可以，理科不行，觉得将来也是考不上大学，就……下学了。”

医生说：“能上到高中，已经不错了。陈家明，你有什么爱好？”

陈家明像个害羞的姑娘似的低下头：“我……喜欢文学。”

方指导员惊喜地看着他，道：“你爱好文学？能写几个字给我看看吗？”

陈家明点了点头。

方指导员站了起来，从医生那里拿了张处方笺，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拔出笔来，递给了陈家明。

陈家明趴在医生的桌子上，略微想了想，就写了范仲淹《渔家傲》里面的前两句，递给方指导员。

方指导员一看，只见两行笔力遒劲的隶书在小小的处方笺上展示着别具一格的风貌，他很细致地看着，赞叹道：“一支普通的笔能让你写出这么漂亮的字来，倒真可见你不一般的才能了。嗯，不错。‘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’。这是谁写的？”

陈家明没想到这是方指导员在考他，便说：“是宋朝范仲淹《渔家傲》里的头两句。”

方指导员点着头说：“记得这么清楚，小伙子可以。”

“要不是平时就爱这些，就不会偏科，所以数理化成绩不好，也没劲再把高中念下去了。”

方指导员说：“哦，你这么说，是不是你自己也能写几句呀？要不，你现场写几句给我看看。”

陈家明瞪大眼睛说：“就现在啊？”

“当然是现在喽。”

“可是……我还要接着体检呢。”

方指导员说：“你边体检，边写呀，我要现在看到你的真实水平，才能信。这纸和笔你先拿着，到外面找个地方去写吧。”

陈家明拿着纸和笔，从登记处走出来，他不理会别人探询的目光，走到走廊上，到内科去排队体检，一边趴在走廊边上的窗台上，思考着，然后在纸上奋笔写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陈家明拿着纸和笔，又回到了登记处，把手中的纸和笔交到了方指导员手里。

方指导员接过来，惊讶道：“嗯，这么快就写完了？”随即就念了起来：“‘雨季过去，用不着再一遍遍地说，没有伞的日子难耐，尔后，你可以在赤裸裸的阳光下，编五彩的歌，续缤纷的诗，然后，去做天高水阔的梦想……’我弄不懂是啥意思，但看起来挺深刻的。你叫——陈家明，对吧？”

陈家明点了点头。

“你为啥要当兵呢？”

陈家明一挺胸：“保卫祖国！”

方指导员笑着摇了摇头：“这不是真心话。”

陈家明端详着他，见他脸上并没有促狭的意味，这才小声地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：“想出去闯闯，出息了，也好给爹妈脸上争个光。”

“这才是你的真心话，你的想法也没有错，今天来参加体检的这些人，又有几个人会没有这种想法呢？好好去参加体检吧。如果身体没有问题，你这个兵，我要了。”

陈家明高兴极了，他兴奋地望着方指导员：“真的？你真的愿意要我这个兵？”

“前提是你的身体能过关。要是有问题，那我可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没问题没问题，我去年体检就过关了，身体没啥问题。”